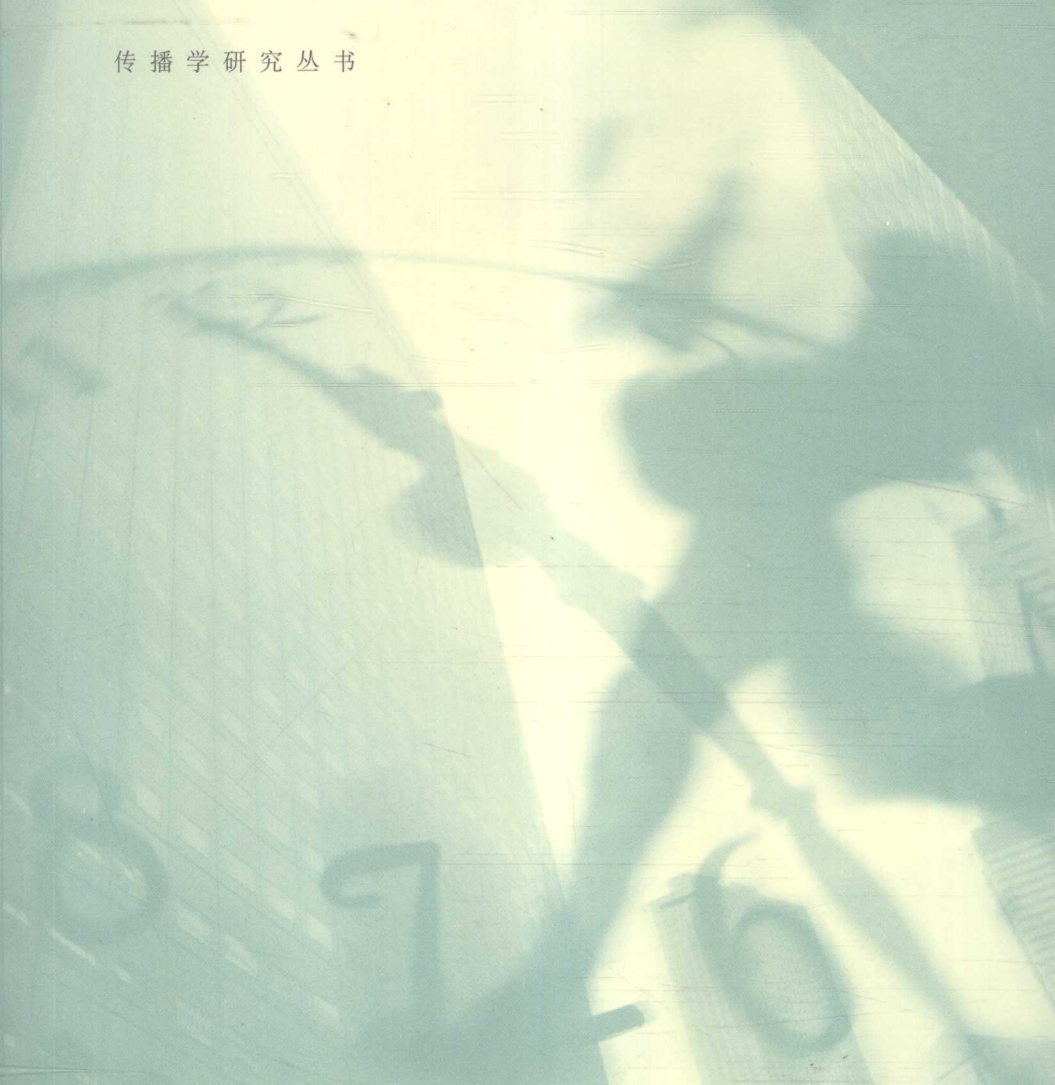


传播学研究丛书



新闻语言与城市社会

蒋冰冰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新闻语言与城市社会

蒋冰冰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语言与城市社会/蒋冰冰著.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 - 7 - 80740 - 283 - 1

I. 新… II. 蒋… III. 新闻语言—研究 IV. 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0629 号

出 版 人 陈鸣华

责任编辑 吴志刚

特约编辑 孟 涛

装帧设计 许 菲

书 名 新闻语言与城市社会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l. sta. net. cn

网 址 www. slcm. com

邮政编码 200020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8 万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21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80740 - 283 - 1/H · 145

定 价 25.00 元

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021 - 65410805

前 言

这是一本讨论新闻语言与城市社会之间关系的书。城市,在历史上曾孕育了所有伟大的文明和文化。而今,作为现代性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场域,城市为生长并栖身于其中的各类事物提供了现代性膨胀的温床。新闻语言的产生是城市走向现代化的结果。新闻语言因城市社会而存在,是城市社会的语言标记。

新闻语言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本书第一章探讨了新闻语言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城市言语社区环境。在城市言语社区中,“言以类聚”,言语社区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大小、多种多样的言语社区交织在一起,成为新闻语言生长的土壤。由于新闻语言凭借大众传播媒体的力量而具有重要的语言地位,因此新闻语言成为各种言语社区竞争的领域。当然,就语言本身的发展演变看,只要有一种以上语言(或方言)存在于一定区域内,就存在语言竞争,造成语言功能上的分化。目前,普通话作为我们国家的顶层语言,是新闻语言的主要运用形式;同时,方言因其悠久的历史及其在区域言语交际中的地位而在新闻语言中拥有一定的表达空间,新一代的外来词等新兴的语言表达形式因信息时代的来临而在新闻语言中正逐步获取更多的表达空间。

第二章梳理了新闻语言的历史发展脉络与现实发展地位。在新闻语言历史发展的纵轴上,往前可以追溯到新闻语言发展的源头,往后不难发现新闻语言的发展一直处于剧烈的社会变动之中,并随着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步伐,一直有计划地快速发展演变至今。在我国,大众传播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因此新闻语言作为通过大众传

播媒体面向大众表达新闻信息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国家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章分析了新闻语言在两大重要语域的主要使用特点及规律。在大众传播媒体的语域,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四大媒体因其独特的传播性质而塑造了各具性格的报纸新闻语言、广播新闻语言、电视新闻语言以及网络新闻语言。在新闻报道领域的语域,政治、经济、体育和娱乐等报道领域描绘出了一幅幅生动的新闻语言景观——说服型语言仍将继续在政治新闻报道中发挥舆论宣传作用,方式准则仍将是经济新闻报道的重要表达策略,新闻语言外交化是外事新闻报道中不可动摇的规约,娱乐新闻语言具有一次性语言符号消费的特点,竞争性语言表达方式是体育新闻语言的本色。

第四章解读了新闻语言所蕴涵的社会因素。新闻语言作为城市社会发展的产物,也参与建构着城市社会。其语言表现形式标记着种种社会现象,诸如社会道德、社会认同、性别身份、社会时尚等。

首先来看新闻语言中的道德现象。新闻语言的道德现象是言语道德在新闻表达中的体现。新闻语言作为媒介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在传递新闻信息的过程中也展示了媒介的道德风尚,因此新闻语言应当重视自身道德建设对社会道德的建构作用。

其次是新闻语言的社会认同问题。社会认同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消弭不同群体间的隔阂,也可能造成不同群体间的疏离。语言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取得认同的重要标志。新闻语言的使用既可能促成社会认同的形成,也可能成为社会认同的障碍。因此应当慎重对待新闻语言的使用问题。

再次是新闻语言的性别现象问题。研究表明,大众传播媒体在重塑社会性别以推动妇女真正解放的过程中,要辨识社会文化在社

会性别塑造中的合理或不合理的成分并加以革除,同时还要剔除媒体自身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从而在社会性别重塑上发挥积极的舆论引导功能。

最后是新闻语言的“马赛克现象”。新闻语言的“马赛克现象”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指新闻语言中的中外文表达共存的现象。随着近些年来,音形兼借类外来词成为一种社会时尚的标志,新闻语言作为大众文化代表之一——媒介文化的载体,既是时尚元素之一,又是展示时尚的“舞台”。因此,新闻语言的“马赛克现象”揭示了一套时尚符号消费系统。

语言是人类各种信息工具中最重要的、最独一无二的。它“霸气”地分割着世界,给世界“命名”,并在“命名”活动中构建了世界。新闻语言也继承了这一描述与建构的功能。它就像一张复杂的网,穿越城市社会密林的缝隙,洒落在地,织就而成,或隐或现地传递着城市社会的信息。

貌似平常的新闻语言,实在是太复杂了,以至于我们也常常难免不在其中迷失自己。它的世界可大可小,超过了一个人所能够直接感知得到的世界。当我们试图去捕捉它时,得到的可能是一个零零碎碎的不完整的系统,甚至可能永远也得不到完整的系统。尽管如此,我们却依然努力从一定的参照系出发去探索一个有组织的新闻语言世界。由此看到,新闻语言在营造一个有序的、系统的、完整的语言世界的同时,其实也隐匿了一个不可见的世界。以新闻语言为中介,在人类所拥有的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语言世界——中进行探索,可能对世界的观察也只能是管中窥豹,但是人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动物,只要思想不停止,求索就不会止步。本书作为对多年来教学科研工作的一个总结,希望能成

为这求索征途中的一个驿站。

新闻语言现象十分复杂。本书的分析难免挂一漏万,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故请方家不吝赐教。最后对选编入本书的新闻作品的单位及作者表示感谢,引证不妥之处请告知,以便日后修改。

作者简介:

蒋冰冰,女,200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系主任。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上海市重点课题10余项,出版专著3本,发表论文20余篇。

前言 / 1

第一章 新闻语言与城市 / 1

第一节 新闻语言滋长的土壤——城市言语社区 / 1

第二节 新闻语言生存的背景——城市语言竞争 / 15

第二章 新闻语言与语文现代化 / 52

第一节 新闻语言的历史发展 / 52

第二节 新闻语言的语言规划 / 72

第三章 新闻语言的语域分化 / 99

第一节 新闻语言的媒体语域分化 / 99

第二节 新闻语言的报道语域分化 / 123

第四章 新闻语言的社会现象解读 / 153

第一节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 153

第二节 新闻语言的道德现象 / 167

第三节 新闻语言的社会认同 / 181

第四节 新闻语言的性别现象 / 200

第五节 新闻语言的“马赛克现象” / 211

参考文献 / 229

第一章 新闻语言与城市

斯宾格勒曾说过：“人类在城市生活中创造了所有伟大的文明和文化。”在城市中孕育产生的文明与文化都深深打上了城市的烙印。大众传播媒体就是城市文明的重要产物之一，因而其在根子上就具有城市的印记。换个角度说，大众传播媒体，包括其各个组成部分，都是城市中多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下的产物。新闻语言作为大众传播媒体最重要的载体，其形成也是在城市中各种力量，特别是语言力量的竞争与妥协中形成的。新闻语言从根本上说，就与城市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

第一节 新闻语言滋长的土壤——城市言语社区

人们共同的生活经历，有利于形成共同的言语交际习惯。经常性的言语交际活动又促使人群中言语社区的形成，真可谓是“言以类聚”。言语社区的范围可大可小，从理论上讲，小可以到一个家庭，大可以到一个国家。这正如语言学家甘柏兹所说的那样：“大多数持久的集团，不论是小到面对面交往的伙伴，还是大到可以分地区的现代国家，或是同业公会、地段团伙，只要表现出值得研究的语言特色，均可视为言语社区。”^①社会语言学把根据语言变项的运用特征、言语交往密度、自我认同等方面划分出来的言语交际范围叫做言语社区。

^① 转引自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5 页。

它显然不同于传统方言学上把根据语言结构的特征划分出来的言语使用区域——方言区。不过,从广义的西方方言学史(主要包括三个阶段——欧洲的方言地理学、北美的描写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①看,我们在本文中就不对言语社区和传统的方言区做严格的区分了,并且以“言语社区”作统一的称呼。

一、城市言语社区的语言标记——新闻语言土壤的标记

不论是社会语言学上区分言语社区的标准,还是传统方言学上划分方言区的原则,都是以各种各样的语言特征区别出各类言语社区的。这些可以作为划分依据的语言特征,不妨叫做“语言标记^②”。

1. 语言标记了自己所能标记的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群聚性,人也只有在人群中才能成为人,才能找到自己。群聚自然形成一个群聚的所在。《史记·五帝本纪》云:“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其中的“聚”“邑”“都”都是规模大小不同的聚落。根据社会学的解释,所谓聚落是指人类进行生产、生活及其他社会活动的场所,是人类在地表集聚的空间组织形式。如果对城市做最宽泛的理解(即人口相对集中、有商贸活动的地点就算城市)的话,那么城市作为聚落的一种表现形式,则不论大小,都给人们提供了集聚的可能性;而且与此相伴随的是,城市生活已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两者互为存在的条件。城市不仅

① 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② 本部分内容不对“语言”和“言语”这两个概念作语言学上的严格区分。

仅为熙来攘往的人群提供了活动的场所,还像雅各布斯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所提出的那样——城市最本质的特征是城市作为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地点,必须寻求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谐^①。的确,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城市生活才能真正的形成。人与人之间交往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语言。由此,城市与语言之间因为人而有了密切的联系。语言联系了自己所能联系的一切。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同我们出生、成长的地点,以及曾经居住和目前居住的地点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②维系人与地点之间的“紧密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的纽带各种各样,其中最为习惯自然、最能便捷地跟随着人的,甚至带有终身性性质的纽带就是语言。语言在人和城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语言给城市贴上了标签,城市也凭借语言给人以刺激并以此刺激强化其自身的存在。同一个言语社区的人群,因为语言的一致性而容易形成自我认同。一句话,语言成为人的标记、城市的标记。语言标记了自己所能标记的。这就是新闻语言所赖以生存的土壤的特性。语言标记的基因在新闻语言中也得到了“遗传”。在后文的讨论中可见新闻语言标记人、标记城市的天赋。

2. 语言标记的层次具有多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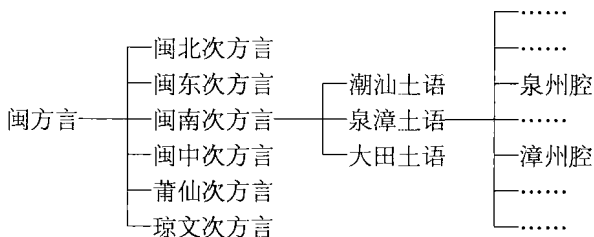
城市千姿百态,城市的语言标记丰富多彩。研究发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各类城市并非杂乱无章的一片,各种语言标记也不是零七八碎的一堆。从语言划分的层次看,城市因其语言标记的层次性而表现出言语社区上的有序性。

^① 转引自[美] 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 页。

^② 同上,第 5 页。

语言因地点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方言。地点,小到一个乡、一个村,大到一个大都会都有自己的方言。若问汉语一共有多少种方言,则很难回答,因为这不是一个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问题。一种语言可以分化成若干种方言,一个较大的方言又可分为若干种次方言,次方言可继续分为土语,土语又包括若干种腔,可见方言在系属上是有层次的,即方言——次方言——土语——腔。方言在系属上的层次性可以和方言地理上的层次性(即区——片——小片——点)对应起来。以福建的方言为例,请看表 1.1。表中方言系属关系所对应的方言地理层次是:闽方言对应闽语区,闽南次方言对应闽南片,泉漳土语对应泉漳小片,泉州腔对应泉州方言点。^①

表 1.1 “闽方言内部系属关系表”



每个方言、次方言、土语、腔的使用范围在地理分布上大小不一。据此,各类城市因言语社区的不同而在语言地图上自有其各自的归属。单从腔这一层次看,腔最少覆盖一个城市。根据中国的行政区划,一般一个城市下属若干区、县。其中,区下属若干街道,街道又下属若干居委会;县下属若干镇、乡,镇、乡又下属若干村。即便是在村这样小的地点,方言也可能因为一河之隔、农业生产区域的划分等原

^① 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 页。

因,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每一个土著居民不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单凭语感就能区分出其中的差异。由语言标记的层次的多样性,可见语言的复杂性,从中多少可以窥见新闻语言土壤环境的复杂性。正是因为复杂,我们就更需要一个研究的路径和切入口。以城市作为研究新闻语言的参照点,正是本书的一个切入口。

二、城市言语社区——新闻语言的土壤

从理论上讲,城市言语社区在语言标记的划分下,横向在地理上扩散开来,像是树的年轮;纵向在人群中传播开来,像是鸡尾酒的色彩分层。实际上,由于城市言语社区大小的不同、历史长短的不同、现代化程度高低的不同等因素,再加上人群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职业的不同等因素,各种言语社区一起在不同的时空中交织出姹紫嫣红的语言万花筒。新闻语言正是在这万花筒中折射出自己的图案。下面从两个方面分析新闻语言的母体——城市言语社区的语言背景。

1. 城市是冶炼言语社区的熔炉

我们之所以把城市看作一个最小的能够促使语言发展的地理单位是因为城市与比城市小的地理单位之间存在着种种本质上的差异。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有关城市的划分。

根据进化论的观点,社会学把人类历史上的聚落看作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具体来说就是从小自然村(hamlet)、村庄(village)、镇(town)到城市(city)、大都市(metropolis)、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集群城市或城市群(conurbation)和城市带或城市连绵区(megalopolis)。人们认为小自然村、村庄、镇和城市都是古已有之的聚落,而大都市则是工业化阶段人口大规模聚集的产物,

大都市区、城市群和城市带则是后工业化阶段,尤其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在城市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有学者根据基本职能和结构特点以及所处地域的差别,把聚落分为农村聚落和城市聚落,并认为,“在上述从低级到高级的聚落体系中,前两种为典型的农村型聚落,后五种为典型的城市型聚落,镇作为两种聚落的交界点,兼具两者的特征。在中国,镇分为两类:集镇(乡镇、村镇)和建制镇。集镇属农村聚落,而建制镇则是一种最低层次的城市型聚落。因此,聚落体系又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即由小自然村到镇的农村聚落体系以及由建制镇至城市带的城市聚落体系(或称城镇聚落体系)。”^①由于镇的聚落特点不典型,所以在此不加讨论。在论及农村型聚落和城市型聚落的本质差异时,国内外学者都认为该差异是由乡村和城市的不同的聚落方式所规定的。农村型聚落是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一般比较小、社会关系大部分局限于地域内部、居民大部分从事第一产业的地域社会;而城市型聚落则相反,是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一般较大,社会关系不是被封闭于地域社会内部而是向外开放的,且居民大多从事非第一产业的地域社会。^②

除了上述对农村型聚落和城市型聚落的本质差异所作的分析之外,其实语言(或方言)在两种类型的聚落中也有着不同的发展倾向。农村型聚落是个超稳定的社会存在状态,充分体现出传统农村文化封闭性的特征。当然这一切都跟人的社会状态密切相关。这样的聚落在人口的规模、密度上都比较小,特别是人口具有非流动性的特点。“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

① 陈立旭:《论城市聚落与城市文化的特征》,《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2 年第 2 期。

② 同上。

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①在这样的环境下,语言(或方言)的使用较少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因此能较好地保持自身的特征,发展变化的速度较为缓慢。这种语言(或方言)发展的类型可通过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的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绝得到验证。这首七绝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其中“乡音”就是方言。贺知章青少年时期就离开了家乡,异地求学、为官数十年,告老还乡之后,发现乡音竟然未改。仅从方言的发展看,诗中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当地的方言变化不大。即便诗中所谈“乡音”不是指乡村的而是城镇的,也说明在封建社会经济生活中,城镇人口流动不大、比较封闭,方言变化比较小。

与农村型聚落封闭的、静止的、落后的状态相比,城市型聚落则相反,呈现出开放的、流动的、先进的状态。这与城市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较大都有很紧密的联系。根据我国于1993年5月颁布实施的设置城市的标准,有关人口标准的划分分为若干种情况,比如其中一种情况是: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四百人以上的县,县人民政府驻地所在镇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十二万,其中具有非农业户口的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八万。县总人口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30%,并不少于十五万。像这样有一大批人口从事非第一产业的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人因为社会分工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了一个更加紧密的团体,其中最大的团体就是城市社会。在各种关系建构的团体中,人们频繁地以各种方式进行交往。城市“成为血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页。

缘、地缘、文化传统上大相径庭的各色陌生人聚合的场所,在这一场所中,各色陌生人可以方便地从事着前所未有的交换和交流。”^①“这样的流动与混合甚至还会带来特有的生物学方面的有利影响,因为在城市中长期近亲繁殖的危险消除了,广泛的生物学杂交开始了。对于这一极其复杂的过程,我们还知之甚少,还不能对其贡献做出哪怕是很有限的评价;虽然如此,由此类推到植物和动物的繁殖,我们可以推知,都市的融合作用,可能具有同样的效果。”^②正是在城市人口因频繁交往所建立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方言彼此接触、融合、发生演变;而且为了共同交际、合作的需要,方言越来越磨合成一种共同的区域共同语。不同地理区域的方言汇聚到城市,在城市熔炉中接触、融合,统一起来。下面以上海为例。

上海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是一个商业活动频繁的贸易集市了。到了清政府于1685年在上海设江海关时,上海已经是一个手工业发达、商业贸易相当繁荣的港口了。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政府在所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规定了上海等地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后,次年正式开埠。原本方圆九里的小县城,经过160多年的发展,上海市区迅速扩大,人口急剧增加,上海人的祖籍渐趋复杂。正如学者们研究指出的那样,随着百年来80%左右的移民进入上海,移民的方言在不同程度上冲淡了以松江方言为基础上海话的许多特征。由于外地话(主要是上海邻近地区的其他吴方言如苏州话、宁波话等)和普通话的双重影响等原因,上海话发展比较迅速,并凭借着经济文化的

① 陈立旭:《论城市聚落与城市文化的特征》,《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

② [美]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优势,一跃成为吴方言中的代表方言。^①

上海话的发展情况是比较典型的。其实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更趋开放,语言接触更加频繁,这都促使城市语言发生接触、融合并趋于统一。城市的发展促进了方言的接触、融合、演变,有利于形成城市方言。比城市更大的大都市、大都市区,往往以本都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城区的方言为代表,统领了非核心城区的方言;同时,非核心城区的方言也以核心城区的方言为发展演变的方向。这两股力量交织在一起,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区方言的大融合、大发展。大都市又凭借经济文化上的绝对优势,整合周边城市的经济资源,形成更大的集群城市或城市群、城市带或城市连绵区。这时大都市的方言一般会成为集群城市或城市群、城市带或城市连绵区的优势方言;同时,其他城市方言的发展也会受到优势方言的影响。其中,在集群城市或城市群、城市带或城市连绵区中,与优势方言在方言系属上属于同一个方言的,则会在语言的各个层次上向优势方言靠拢;如若不属于同一个方言,则会在经济文化、科技时尚等方面的用词上向优势方言靠拢。后者的情况正如赵元任所指出的那样,“……在同一个地理区域,就是没有祖孙关系的语言,里头的几个不同族的语言,也会有些共同点跟相似点,这些共同跟相似点跟其他的地区不共同、不相似。这种现象可以跟生物界里头,生物演进的所谓平行演进来比拟。”^②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上海话成长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优势方言,广州话成长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优势方言。优势方言的地位相

① 许宝华、汤珍珠:《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② 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页。